

文章编号: 1673-1646(2025)04-0187-06

#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网络对话平台的创新路径

韩笑

(上海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 意识形态安全与网络对话平台紧密相关, 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应然指向, 网络对话平台是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 深入推进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 有助于加快促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积极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进入新时代, 我国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面临着诸如开放性与包容性存在隐患、虚拟性与现实性呈现割裂、便捷性与娱乐性日趋复杂等现实问题。对此, 在思想保障上, 我们要牢固树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思维; 在话语设计上, 生动展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特色; 在媒体支持上, 集中整合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渠道; 在制度完善上, 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关键词:** 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对话平台;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62756/xbsk.1673-1646.2025097

**引用格式:** 韩笑.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网络对话平台的创新路径[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4): 187-192.

## Innovative Path of Network Dialogue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HAN Xi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twork dialogue platform.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the inevitable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dialogue platform, and the network dialogue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mainte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dialogue platforms in the new era will help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actively prevent major risk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of China's online dialogue platform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facing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hidden dangers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he separation of virtuality and reality,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convenience and entertainment.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firmly establish the network ideology security thinking in the ideological guarantee; vivid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discourse design; centralized integr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media support; and establish a sound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system improvement.

**Key words:** ideological security; network dialogue platform; new era

作为信息沟通媒介的特殊形式, 对话平台兼具 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沟通优势, 不同社会场景之

收稿日期: 2024-09-17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 青年教师课程思政素养能力提升研究

作者简介: 韩笑(1990-), 女, 讲师, 博士, 从事专业: 思想政治教育。E-mail: hanxiao@shupl.edu.cn.

间能够灵活转换对话风格。随着新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对话平台逐渐成为多元思想交流的主场所、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深入推进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旨在规范有序的对话框架下有效化解双方的思想分歧,最终达成双方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立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需求,必须深刻认识网络对话平台的基本内涵,准确研判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积极探索新时代加强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创新路径,着力推动全社会形成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磅礴伟力。

## 1 网络对话平台的基本内涵

厘清对话平台的基本内涵既是推动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网络对话平台的建构与优化过程,蕴含着特质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集中体现为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根本目的在于循序增强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 1.1 网络对话平台的主要构成

对话平台主要由主体、客体和保障机制构成,主体是对话的直接参与方,包括党政领导、网站运营商、个体参与者等,各主体之间能够实现公开、公正、平等的对话交流。对话平台为了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鼓励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对话当中,充分发挥各自的“最强大脑”,通过灵活运用发散性、创新性、协同性思维,为对话规则的遵守、对话流程的畅通、对话目标的达成作出贡献。客体是对话的核心内容或受众群体,主要指各类内蕴意识形态思想的议题议程、观点建议等,能够真真切切地让多元主体感知。建构对话平台正是为了推动客体更加具体化、立体化,以此形成实在感极强的对话成果。保障机制作为对话平台的“第三方”,是一系列对话规则、制度条例、法律法规的统一体,能够全方位确保对话平台的良性运转,凸显对话平台指导社会实践的价值功用。网络对话平台是由计算机网络、软件配置系统、信息控制系统、可视化屏幕设备以及相关服务器构成,主要包括技术平台、对话主体、对话机制三个部分,致力于帮助对话主体实现及时沟通且卓有成效的全面对话。技术平台是保障网络对话必要的软硬件设施,包括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基础设施等,这是网络对话平

台得以建构的根本设备保障。对话主体是参与网络对话的各类群体,不同意识形态思想交织在一起,对抗、交流与合作态势同时并存。对话机制则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内容,包括对话议题、议事原则、管理模式等,首先是确保对话主体都有真实意愿和议题,通过预先设定的对话规则和议事原则等,尽可能增进对话双方互信、达成思想观念共识;管理模式主要是对话平台健康运行的制度保障,制度本身要明确对话行为实施的具体事宜,界定专职工作者的职责权限,优化对话平台管理流程和处理办法等,以此确保网络对话平台的各项功能在安定有序的氛围内实现。

### 1.2 网络对话平台的话语权属性

网络对话平台作为思想文化交流的新兴场域,必然会关涉对话双方话语权大小的问题,这是平台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属性。互联网日益演进的去中心化特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网络对话主体的话语掌控力,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和传播机制。虽说网络对话平台旨在开展平等对话,但话语权始终是对话过程中考量的重要因素,谁拥有了话语权也就意味着谁将处于优势地位。话语权是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服务的,权力的增强有助于表达某种意涵或思想的话语,这种话语不会完全脱离对话主体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总是能够通过话语表达不断输出特定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思想说服和实践指导的最终目的。借助网络对话内容的有序生产和支配,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正向影响、引导、凝聚受众群体,充分发挥协调、整合、优化社会关系的功能作用。对话平台的现实要义是通过加强平台建设,实现异质整合,从根本上推动意识方面的趋同与认同,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以及与不同“声音”共赢共生<sup>[1]</sup>。基于国内视角,网络对话平台是为了满足不同群体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多元利益诉求,从而衍生出来的能为不同群体的思想表达、意见交流、信息传输等提供特定平台的虚拟媒介。基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诉求,党和政府还要在网络对话中充分尊重网民基本权利,善于创新和优化网络对话平台运行模式,善于研究和推进网络对话平台体制改革,坚持以一种更加包容、平和、自信的姿态应对网络舆论、处理网络舆情。

## 2 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问题研判

网络对话平台建设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

提基础。当前,我国网络空间面临新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少数网民利用网络虚拟、即时、公共、易操作、不可视的特点,传播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企图操纵他人思想观念。因此,加强网络对话平台建设是目前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亟待解决的大难问题。新时代强化网络对话平台建设,必须在准确把握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未雨绸缪,既要深入考察网络对话平台自带的鲜明特质,又要科学研判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综合形势,尽力确保网络对话平台多元功能的高效发挥。

## 2.1 网络对话平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存在隐患

网络对话平台涵盖了各式各样的海量信息,各类信息发布平台成为不同群体交流的媒介,极大推动了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作为网民分享生活动态、思想观念和处事态度的重要载体,网络对话平台能够通过点对点或一对多点的对话方式,真实体现党和国家的绝对意志,集中阐发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精髓。然而,网络对话平台并不是提供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交流方式,而是让众多网络对话方、网站运营主体直接线上交流互动,彼此间能够公开透明地实现双向信息沟通。在微传播时代,各信息受众不仅希望通过信息传播媒介与信息传播源取得联系、进行沟通,还希望与其他信息受众形成互动<sup>[2]</sup>。意识形态包罗万象,包容了跨学科理论知识以及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成分,这种与生俱来的包容性特质,既是一个作用非凡的价值观“粘合剂”,同时也是一个暗藏隐患的凝聚力“腐蚀剂”。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鲜明特质,意味着具备上网条件的民众能够自由进入网络对话平台发表言论、进行互动,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一些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负面话语能够在网络空间中霸占“一席之地”。伴随思想多元化和信息智能化的加速推进,网络空间已成为海量繁杂信息的“集聚地”、社会负面舆情的“扩音器”、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大肆蔓延,意图以更加隐蔽和迷惑的话语攻击方式,扰乱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保障体系。当前,网络空间主流声音与负面言论对冲、心理焦虑与谣言滋生并存,负面网络舆论一经发布就会在网络空间快速发酵,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网络对话平台的公信力、阻碍了网络对话平台的优化建设。网络信息的“去中心化”趋势,使得网络舆论场域形成相对密闭的“话语圈层”,在官方话语主体正式通报信息之

前,各类负面言论往往早已持续发酵和传播。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仓促乏力,比如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议题议程设置不妥当等,未能有效将政治话语同大众话语衔接转换,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隔阂,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话主体的指导力和影响力。如何正向引导网络舆论、重塑媒体行业格局、强化公众理性认知,都对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

## 2.2 网络对话平台的虚拟性与现实性呈现割裂

网络社会是物质社会凭借虚拟仿真技术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主体在网络交往过程中身份的隐匿和身体的缺场,使“去身体化”成为网络社会交往与现实社会交往相区别的第一重要特征<sup>[3]</sup>。人类通过互联网技术创设出一种虚拟社会并将现实对话“移植”到网络社会中,这是对客观现实社会生活场景的虚拟化映射。因此,网络对话平台具有一定的虚拟性与现实性,网络世界源于现实社会生活并增添了虚拟性特质,它显著提升了人们思想交流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借助生动形象的图像、文字、符号、视频等形式,网络对话平台吸引了一大批受众群体参与其中,充分满足了他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愿望。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网络对话平台最终要回归到现实社会并彰显其存在的价值意义。然而,由于网络对话主体没有限定身份门槛,所以每个网络对话平台运营方都可以成为主体构成,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又为其隐匿身份提供了便利,以致有些不负责任的运营方在资本逻辑驱使下从事违法活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以及网络信息的碎片化、离散性催生并助长了网络话语表达的非理性,严重冲击着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性认同<sup>[4]</sup>。借助智能一体化的网络对话平台,网民能够随意加入或编撰符合自身爱好的信息,此举极大转变了传统由政府主导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使得网络信息传播逐渐代入“去中心化”语境,受众极易沉浸在同质化信息的层层包围中,陷入相对封闭狭隘的社交传播链条,导致其知识视野的窄化、价值观念的模糊、实践行为的盲从。他们更愿意接触与自身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相一致的信息,拒绝接受圈层外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宣传教育,极易造成网络信息接收的片面性与偏激性,割裂网络对话平台的虚拟性与现实性,这不仅会引发

群体价值观念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与冲撞,也会对网络对话平台的建设形成严重阻碍。

### 2.3 网络对话平台的便捷性与娱乐性日趋复杂

网络对话平台能够保持全天24小时信息更新,通过新颖话语、图片、动画、视频、表情、符号等,及时给予广大网民所需的各种信息资料。随着网络的越发普及和信息技术的越加发达,传统政治权力和传统媒介对话语的产生、传播的控制能力也逐渐被削弱<sup>[5]</sup>。也正因为我国传统政治权力和传统媒介在对话语的产生、传播的控制能力上不占优势,所以目前我国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主动权有所削弱,这使得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得以趁机散播一些有关党和政府的不实信息并加以片面解读,进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造成一定挤压。凭借网络对话平台的独特优势,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将现实世界的话语争霸延伸至网络空间,使网络对话平台变成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交锋主战场。一些敌对势力暗中利用网络对话平台的便捷性与娱乐性,隐蔽性地输出承载特定意识形态的对话内容,例如各类学术论坛、行业论坛、动漫作品、影视作品等。通过设置娱乐性议题,以调侃戏说的泛娱乐方式言说相关议题,泛娱乐主义话语实现了对社会公共话语的解构和对崇高价值的遮蔽,从而冲击主流价值观念<sup>[6]</sup>。一些明显伪善性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在网络对话平台上大肆传播,对我国网络空间造成严重威胁,也正在不断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领力和凝聚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sup>[7]197-198</sup>因此,加强对网络对话平台的建设刻不容缓。当前,人们不安于坐在电脑前查阅网页信息,更愿意主动参与到全方位的网络对话当中,以此表达自身秉持的观念立场和实践范式。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借助便捷的网络对话平台,将其意识形态乔装打扮成各种眼花缭乱的娱乐产品,由此带来的是政治意识的模糊、精神信仰的迷失、文化传承的阻断,当感官刺激替代深度思考、个性叛逆替代集体遵循时,营造出的则是反对政治权威、抵触文化传统的网络乱象,不利于网络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意识形态治理格局。

## 3 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创新路径

意识形态作为党和国家安全保障的思想根基,直接关系到坚持什么指导思想、走什么政治路线、治理什么社会乱象的问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离不开网络对话平台的支撑,没有网络有序对话,何谈意识形态安全。着眼于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必须坚持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网络对话平台内蕴的多元功能,逐步将不同思想观念、理想信念的网民凝聚起来,以此形成网络对话平台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 3.1 思想保障:牢固树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思维

网络场域充斥着多元主体利益诉求,既存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一致的话语信息,也存在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导向的消极元素。网络对话平台突破了时空传播的界限,拓展了话语信息、数据资源的传播领域,其首要功能在于为不同观念立场的个人及群体间的交流对话提供虚拟的网络场所和话语表达中介。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出发,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建设旨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者切实增强安全观念、牢固树立安全思维,主动学习、思考、践行和体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针,努力在思想和行动上准确把握网络受众需求,顺利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成果的全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正确分析和对待各种错误思潮的性质和影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一方面,牢固树立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循序增强网络对话平台的主导能力。安全观是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展现,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安全观,能够有力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网络对话平台中的主导地位。要着重发挥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作用,及时掌握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内外形势,尽力保障网络对话平台建设 with 意识形态根本方向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创新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理念,循序增强网络对话平台的阐释能力。党和国家要大力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努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覆盖面,在严肃批判各类残存思想和错误思潮的同时,积极践行和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理念。通过深层次激发话语客体的政治意识,促使其不断提升自身政治素养和思想觉悟,秉持正派的人格气度和作风形象,自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忠实

信仰者<sup>[8]</sup>。同时,善于运用极具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网络对话平台,把中国式话语和网络对话平台互嵌交融,让网络对话平台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强有力的平台保障和现实基础。

### 3.2 话语设计:生动展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特色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天然优良载体,任何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观念都必须通过清晰可见的话语内容来展现。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号召更有力、更精准、更凝练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以极富智慧性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创造,打造更加符合我国对话传统、对话习惯的特色话语体系。因此,在网络对话平台建设过程中,要处处体现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鲜明特色,着力彰显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底蕴,显著提升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能力。

一是深度挖掘中华文化内蕴的思想资源,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话语符号。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交流与融合中,我国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话语符号。深度挖掘其中有益于当今社会实践的思想养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延续,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总结提升。基于宏观战略审视和形势发展需求,要在积极借鉴我国传统话语模式的基础上,坚持以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和人文情怀,灵活运用节奏和谐、排列规整的特色话语符号,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在道义上的感召力、公义上的凝聚力,从而有力抵制“非意识形态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等错误倾向。

二是着力打造一套声情并茂的叙事风格,善于运用言简意赅的话语内容。故事承载着一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通过绘声绘色地叙述一系列富有内涵的故事,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想的阐发、价值的教育、精神的传承。中国故事既是历史文化发展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写照,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精准诠释和表达。针对网络对话平台的受众群体,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善于运用简洁凝练的主题词,有序把思想文化精髓内嵌其中,使话语内容更具吸引力和穿透力。通过句式调整、短句组合、归纳概述等方式,力求实现中国话语范式在网络对话平台中的最大限度传播。同时,还可结合事实、形象、感情、道理的情景叙事风格,主动向社会各界阐释党的最新路线方针政策,阐释我国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深刻意涵。

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作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中坚力量,话语主体要使用群众在生活实践中常见的俚语、俗语等鲜活素材,在网络对话平台中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表达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群众才会发自心底地爱听、想听、会听。

### 3.3 媒体支持:集中整合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渠道

意识形态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进行有意义的持续传播,才能有效转化为受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形态,才能逐步内化为受众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进而在其社会实践中发挥正向引导和激励作用。网络对话平台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与现实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交流一样,规范得体的对话规则、对话议题、对话流程,能够快速找准网络受众的利益聚焦点、思想共鸣点、情感同位点。基于此,要切实做好以下媒体支持工作,循序提升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力。

一是充分发挥党政媒体的引导能力,实时引导网络对话平台的议题议程。通过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性地围绕我国主导意识形态设置议题,引发网民关注讨论、交流互动,从而引导舆论走向,夯实认同基础,凝聚共识力量<sup>[9]</sup>。党政媒体要注重更新网络对话平台的议题议程,不断增强议题设置效度和传播效果,通过精心打造一批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平台,有计划地推送相关议题并增进网络受众交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微媒体传播优势,建立健全内容新颖、版面亲民、表达顺畅的官方微媒体网络对话平台,以富含时代气息和生活温情的话语资源充实对话议题,及时引导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有序推进。

二是正向培育主流媒体的政治素养,有序建构和谐融洽的网络对话平台环境。主流媒体承担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责任,理应在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面前,牢牢掌握在网络对话平台中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全方位引导网民对于热点事件站准正确立场和做出正确判断。相关部门要为主流媒体工作者创造提升政治素养的培训机会,促进他们正确运用政治观点从事信息生产、筛选和传播活动。充分发挥新型主流媒体在沉浸阅读、视频体验、互动交流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构建以新型主流媒体为主导的传播秩序,不断扩大公共传播内容的开放度、包容度和美誉度。

三是高度聚合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全面推动各界人士融入网络对话平台。相关部门要主动适应新兴媒体即时传播的优良特点,高度重视信息原创首发

的时效性,切实满足网络受众在网络对话平台上对信息感知了解的诉求。特别是要与网络意见领袖增进密切联系,通过各类网络意见领袖了解和把握受众真实诉求,运用各类新兴媒体渠道来保持网络信息平台的及时更新和有效传播。

### 3.4 制度完善: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机制是制度体系的具体化,是实现系统和各要素正常运转的重要构成<sup>[10]</sup>。新时代的网络对话平台建设,需要加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协同合作,动用一切优势资源和力量开展卓有成效的对话。政府是网络对话平台的主导者,既要着力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切实保障各项政策制度的完善与落实,又要及时处置各类应急事件与公共事件,科学引导网络对话平台保持良性运转。社会组织是网络对话平台的执行者,既要合理配置各类网络对话所需的关键要素,十分熟悉网络对话平台内容的生产,又要清晰知晓网络对话平台的运行规律,自觉维护和建立良好的网络对话秩序。公众是网络对话平台的参与者,作为网络对话秩序的践行者和受益者,广大网民要快速有序地参与到网络对话流程,不断形成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强大合力。

一是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的应尽责任。党政部门要构建意识形态安全保障的坚强队伍,吸引网民充分嵌入网络社会,通过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意基础,确保网络对话平台能够真实反映网民利益诉求。党委宣传部门要运用智能分析技术测评网络对话效能,结合一套网络对话平台的信息反馈机制,实时接收对话双方的反馈意见和不同想法,深入分析哪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效果较好,哪些传播渠道还有待优化,从而为后续调整网络话语传播策略奠定基调。

二是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监管机制,善于运用社会监管力量解决难题。网络对话平台功能的有序开发,深层激发了网络对话交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信息交流层面形成的良性互动机制,能够加快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深刻内涵。国家要大力推进信息网络中心建设,运用自主研发技术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既要提升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处理能力,又要建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防护机制的技术堡垒。社会组织要及时倾听网民真切心声,了解网民多元利益诉求,敢于在重大事件、关键节点、敏感问题上发声发力,决不能对网络意识形态乱象置之不理。

三是不断完善相关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要以安全保障责任凝聚网络对话平台的主体力量,时刻保持对网络热点或突发事件的警觉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通过加大个人信息保护、舆情应急处置等工作力度,进一步约束网络犯罪行为的腾挪空间,助推网络舆论环境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 4 结 语

在新时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态势下,网络对话平台逐渐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我国网络空间面临新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少数网民利用网络传播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出发,亟需加强网络对话平台建设。在明晰新时代网络对话平台存在的问题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代加强网络对话平台建设的创新路径,坚持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网络对话平台内蕴的多元功能,逐步将不同思想观念、理想信念的网民凝聚起来,有利于在规范有序的网络对话框架下有效化解双方的思想分歧,达成双方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加快促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以此形成积极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强大合力。

### 参考文献

- [1] 王岩,王翼.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对话平台的建设及其重要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5):76-84.
- [2] 胡剑.微传播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制度构建[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3):1-6.
- [3] 张元,孙巨传,洪晓楠.新时代网络社会的发展困境与治理机制探析[J].电子政务,2019(8):40-49.
- [4] 刘艳.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三维审视[J].理论月刊,2021(6):46-53.
- [5] 李爽,王洪斌,王刚.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21(1):57-62.
- [6] 秦在东,靳思远.“泛娱乐主义”思潮的生成机理、危害及其治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1):92-96.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8] 韩奥林,李栗燕.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主动权[J].理论探索,2021(1):68-75.
- [9] 李迎霞,卢黎歌.议题设置引导网络意识形态:价值、遵循、理路[J].理论探索,2019(6):86-92.
- [10] 王永贵,史作廷.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战略审视和创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1(8):51-55.